论《红楼梦》的多元文化与海外影响

高澜洋

（郑州大学文学院，河南，郑州，450000 ）

摘要：文化基因是民族文化的遗传密码，可以通过学习教育或代际传承的方式成为一个民族或族群的集体文化记忆，具有社会遗传属性。《红楼梦》作品中有着诸多贴合中华民族审美趣味的元素，不断吸引着今天世界各地读者对文化的追求之旅，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个多元的、丰富的中国传统社会，里面的内容包罗万象，每一个都可以单列一个文化课题。展示中华文化的魅力，就需要做到面面俱到，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广泛参与世界文明对话。

关键词：《红楼梦》；传统文化；海外影响

中图分类号： I　　**文献标识码：** A

小说作品《红楼梦》自问世以来，就受到了广大读者的青睐，其影响力对于之后的国内外小说创作、文学翻译和文化传播与交流不言而喻。得益于大众传播手段的发展与教育的普及，人们可以通过各种形式的改编作品领略《红楼梦》的魅力。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间的对立被打破，共同汇聚成一种属于新时代的审美特征。真正优秀、经典的文化会历经时间的检验， 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被更多人所接受和喜爱。正如今天的《红楼梦》，原著在被奉为国学经典的同时，如今变身为国际级文化结晶， 衍生出众多改编作品， 红楼文化也在此过程中得到广泛传播。

从民族性的角度出发，中华民族共同的华夏文化基因是引导国民在潜意识中形成特定审美趣味的关键。文化基因是民族文化的遗传密码，可以通过学习教育或代际传承的方式成为一个民族或族群的集体文化记忆，具有社会遗传属性。曹雪芹在书写《红楼梦》的过程中完成了自身所继承的民族文化基因的外部表达与传递，使该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因此在《红楼梦》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儒家、墨家、道家、易经等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影子，同时还能通过诗词、戏曲、饮食、服饰、建筑等文化形式一览中华文明的魅力。中国人的血液中流淌着相同的华夏文化基因，这些基因又基于个体独特的实践外化为独有的思维模式。当人们阅读《红楼梦》原著或欣赏其改编作品时，自身的文化基因与作品中相同的文化基因一碰撞就会产生特定的思想连接，所以不同的人领悟《红楼梦》的切入点也不一样。《红楼梦》改编作品中有着诸多贴合中华民族审美趣味的元素，例如对家庭概念和因果命运的关注，再加上国人共有及特有的文化基因，不断吸引着今天世界各国的读者踏上对红楼文化的追寻之旅。下面，我们将分类说明《红楼梦》所承载的中国传统文化形态。

1. 诗词

《红楼梦》的诗词数量庞大、种类丰富，除了叶嘉莹先生归结的三类 :命运判词 、角色诗词 、命运感怀，还有咏物诗词这一类。将这些诗词与剧中情节、人物塑造联系在一起，既能加深学生对人物的理解，又能提高外国学生的汉语水平，还可以扩展他们的文化知识面。教师在进行诗词教学时，首先要做到对诗词意义的理解，其次更重要的是介绍诗词文化内涵。如在黛湘凹晶联句作诗 ，她们所作的五言排律“三五中秋夕，清游拟上元。撒天箕斗燦 ，匝地管弦繁 。几处狂飞盏 ，谁家不启轩。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同

样是在贾府寄居的黛玉和湘云 ，也可窥探二人的心境不一样(一个自哀伤怀，一个乐观活跃)，所以出自二人的联诗也不同。

2.传统节日

中国的传统节日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加速外国读者了解中国文化的助力剂。《红楼梦》中就有对传统节日的众多描写，转换到影视剧中，更是将节日的具体活动展现地更加淋漓尽致。在原著《红楼梦》中，对端午节 、中秋节 、元宵节都有所描写 ，在影视剧中同样也有体现，就拿电视剧版本来说，在第一集中，就向我们展示了元宵节习俗——看花灯 ，之后元妃省亲 、袭人回家吃年茶的场景体现了中国的传统风俗——春节时，嫁出去的女儿不能在娘家过节，但可以在一年当中第一个月圆之日接闺女回娘家团圆，因此真正的阖家团圆是要等到正月十五的，尤其是在元妃省亲中，影视剧将文本所呈现的前期准备(造省亲别墅 、题对额)、 当日隆重(贾府上下皆品服大妆，由贾母带领众女眷等候在荣府大门外，贾赦带领众男眷等在西街门外等)、宴会摆设等内容进行了影视化拍摄 ，静景以动态呈现，向观众传达了传统文化中“男尊女卑”“先君臣后父子”的传统观念。

3.婚丧嫁娶

在《红楼梦》里我们看到的秦可卿之死，排场极大，甚是隆重，有停灵、请僧超度 、绕棺 、路祭等活动，有些活动在当今社会仍有。并且在婚俗上，以宝玉和宝钗的结婚仪式为说明，表现了拜天地、 坐床撒帐、揭盖头等传统婚俗。这些内容距离当代中国十分遥远，对于外国读者而言不易理解，使其直观地看到这种文化表现。

4.惯用语

惯用语是口语中短小定型的习用的短语，以三字格的动宾短语为主，它具有含义简明 、形象生动、通俗有趣的主要特征。《红楼梦》里的惯用语更是十分具有特色，结构多样，有述宾结构 (立门户)、偏正结构(贱骨头)、述补结构 (眼皮子浅) 、兼语结构 (含着骨头露着肉)、并列结构(陈谷子烂芝麻)、连谓结构(吃不了兜着走)，这些惯用语在当今社会也是人们口语表达中常用到的，这些由不同场合不同人物说出的惯用语，符合当下人物的心情。

5.饮食活动

“民以食为天”，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对吃这一行为有诸多研究，不管是“庖丁解牛”的刀工，还是“蒸煮煎炸煨”的烹饪方法，都让人心生钦敬。《红楼梦》呈现的饮食活动让人读过便留香，在诸多的《红楼梦》的研究中 ，饮食文化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从赵玫《<红楼梦>中的饮食文化》这个最早介绍《红楼梦》饮食的到秦一民《红楼梦饮食谱》，对于饮食方面的研究越来越精细 ，由此可见，这一部分是《红楼梦》作品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总之，《红楼梦》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个多元的、丰富的中国传统社会，里面的内容包罗万象，每一个都可以单列一个文化课题。展示中华文化的魅力，就需要做到面面俱到，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广泛参与世界文明对话，提高国际传播能力和国际话语权，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是目前国家正在倡导的文化发展改革方针政策。党的十九大

报告更是明确指出，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集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为一体，在国内已然成为雅俗共享、家喻户晓的经典名著。早在 19 世纪初，英文版本的《红楼梦》也逐渐走进西方。

21 世纪以来《红楼梦》在海外所获得的关注也是与日俱增，传播方式不再仅仅局限于图书。2016 年《金融时报》报道英文歌剧《红楼梦》在美国旧金山歌剧院上演，这是中国古典文学经典代表作首次登上西方歌剧舞台，歌剧版《红楼梦》轻松地跨越了文化差异，以敏锐而优雅的方式彰显了原著的内容情节。另外，《红楼梦》作为一部独立形成红楼文化的著作，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和旅游价值，以《红楼梦》为主题的旅游景点不仅受到国内游客的欢迎，更是引起了来自世界各地外国游客的关注。其中涉及到的景点包括北京大观园、上海大观园、正定荣国府、恭王府、北京曹雪芹纪念馆、辽阳曹雪芹纪念馆、江宁织造府等。外国游客身临其境体验《红楼梦》中精雅的生活，对大观园的建筑景观叹为观止，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红楼文化在海外的文化传播和影响力。

基于《红楼梦》新译本和再出版译本不断出现的现象，加之 21 世纪以来红学海外传播方式多样化的特征，使得这部经典巨著在英语世界里不再局限于汉学家和专业人士的研究领域，而是面向了海外更为广阔的大众读者群体。红学研究者以学位论文或者专著的形式总结回顾了《红楼梦》在英语世界的翻译史和传播史，通过对大量相关材料的探索发现，欧美人研究《红楼梦》时在研究主题、内容和社会意义、与中国小说传统关系、艺术技巧、语言和书名等方面与我国的红学研究理论存在一定的差距，出现截然不同的“欧美红学”。

其中汉语文化圈是中国与东亚、东南亚诸国经过长期文化交流而渐次累积形成的文化传播场域。《红楼梦》的亚洲传播即在这一场域内逐步展开，可以说《红楼梦》的亚洲传播地图与汉语文化圈高度重合，而且《红楼梦》亚洲传播地图的“等高线”，即中心与边缘、重点与次重点区域等，也与汉语文化圈高度重合。而欧洲各国对《红楼梦》的认识和评论是一个渐进的深化过程，至 19 世纪后期尤其是 19—20 世纪之交终于出现了显著变化。19 世纪初《红楼梦》传入英国之际，即有汉学家开始译介《红楼梦》，但几乎都以欧洲文化为中心，借《红楼梦》以了解中国风俗社会，甚至嘲笑和贬低东方文化。如 1842 年德国郭士立对《红楼梦》的翻译和评价就明显受到其身份的影响，他本人曾直接参与了鸦片战争，充当鸦片贩子的助手和翻译，认为中国的前途当和印度一样沦为殖民地，他在译文中贬低小说的价值，认为作者思想拙劣：“如果对这个冗长乏味的故事作出结论，发表我们对这部作品在文学上的有缺点的看法，那么我们可以说，小说的文体没有任何艺术性可言，完全是一种北方上等人的口头语言。”他还认为《红楼梦》中的女性是“卑微琐细的生物，有如鹊鸟”，对小说的总体评价则“不过是一部妇女闺阁琐事杂录，情节毫无兴味可言，叙述又冗长，令人生厌”。 郭士立这种对《红楼梦》的评价，在当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无独有偶，法国作家菲利普·达里尔在《中国世界》一书中谈及中国小说时写道：“一般来说，中国小说属于道德说教类型，小说中罪恶总是要受到惩罚，美德总是要得到回报，但也有一些极其色情淫秽的小说，还常常配有着色的插图，最流行的要数《红卧房的梦》一书 ，它以几百万册计地流行着”，把《红楼梦》以“极其色情和淫秽”的面目看待。最后，西欧在评论《红楼梦》时十分注重来自中国的红学成就，在本土与华裔学者之间多有交集与互动，一同促进了《红楼梦》在欧洲的传播与接受。20 世纪 30 年代，欧洲许多传教士或汉学家来中国生活，中国大批留学生也赴欧学习，汉学交流也体现在“红学”领域。如 1926 年卫礼贤的《中国文学》，第一次作为传播中国文选的载体出现在德国人面前，他不但把中国“新红学”的主

要观点介绍给读者，指出《红楼梦》是一部爱情小说、家族小说，并肯定了小说对人物塑造以及高超的文学艺术水平，而且有意识地把《红楼梦》与德国读者熟悉的小说《绿衣亨利》作比较，显然更有利于读者的理解与接受。

参考文献

[1]刘丽文、白岚玲、钟涛.《传统文化与电视剧关系研究》[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

[2]李萍. 从“四大名著”看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J].

[3]沈天佑.《电影<红楼梦>之我见》[J].《红楼梦学刊》,1989 年第二辑.

[4]刘书亮.《中国电影意境论》[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

[5]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九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版.

[6]王德良.《红楼梦的影视剧改编及其传播与接受》[D].重庆: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7]周思源.《红楼梦创作方法论》[M]. 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 年 12 月第一版.

[8]冯全功. 广义修辞学视域下的《红楼梦》英译研究[D]. 天津：南开大学，2012.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the Dream of Red Mansions and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GaoLanYang

(College of Arts,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450000)

Abstract：Cultural gene is the genetic code of national culture, which can become the collective cultural memory of a nation or ethnic group through learning, education or intergenerational inheritance, and has social genetic attributes. The work of Dream of Red Mansions contains many elements that fit in with the aesthetic taste of the Chinese nation. It constantly attracts readers all over the world to pursue culture. What it shows us is a diversified and rich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with all kinds of contents, each of which can be listed as a separate cultural topic. To demonstrate the charm of Chinese culture, we need to do everything we can, promote Chinese culture to go global, and widely participate in the dialogue of world civilizations.

Keywords: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 Chinese Culture Class